

沈潛的美學

吳璧雍

——談故宮宋刊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

貶謫南遷的蘇東坡，以《陶淵明集》為至友，

在困頓的環境中，沉澱心靈，和詩之作遂由技術層面轉向內在精神的契合，

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極特殊的一組詩作。

次韻和詩一直是文人之間的應酬活動，尤其到了北宋，更儼然成了文人借以磨練寫詩技巧的場合。想想看，使用原韻原字，而且連先後次序都要相同，難道不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其間當然有相互較量的意味，但追和古人詩歌，按蘇轍的說法，東坡大概是古來第一人。他說：「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蘇轍〈和陶淵明詩引〉）其實以東坡縱橫的才氣，原可以創作更多更出色的作品，但他故意用和韻的方式來限制自己，又以時人認為難學的陶淵明為對象，多少涵有競技的味

道；而後人的評價也不一，宋釋惠洪在《冷齋夜話》卷一上說：「真得淵明之遺意」，金人王若虛則云：「次韻實作者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尚，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于天全者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滄南詩話》）無論是褒是貶，這一組和詩完成於東坡逝世前四年，首尾相隔約五年，從中或可窺得東坡晚年心境的轉變。

哲宗元祐七年（一〇九二），東坡五十七歲，移知揚州，首和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篇篇以飲酒的人或事為主題，在藝術形式上屬於有意識的模仿。但時代不同，性情有別，即使刻意規步，也很難做到與陶淵明的韻味一致。因為陶淵明這組詩並非真寫飲酒，而是借酒述懷，一如蕭統在《陶淵明集·序》所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他陳述昨日為飢寒而仕之非，也訴說今日雖躬耕而飢寒仍況當年之是，但青松在歲寒凝霜之



卷一首葉 無補刊字樣及刻工名

際，其高枝卓然可見；眼見「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他體會到日常生活中有極深刻的「真意」，好像連語言都是多餘的，畢竟他已退隱十二年了。而此時的東坡則不然，他從出仕以來，雖然一直在



卷一第二葉 乙卯刊 刻工宗

宦海浮浮沈沈，但畢竟是儒家思想的信徒，所以每到一個地方必全力以赴，怎麼可能像陶淵明那樣甘於寂寞？而且他喜歡朋友，喜歡熱鬧，即使不飲酒，也欣賞朋友飲酒，他曾於〈書東臯子傳後〉寫

道：「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酒，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者。」因此，當他刻意



目錄第二葉 庚子重刊 刻工李

以飲酒為主題去模仿陶淵明的飲酒詩時，就有遲才使氣，作繭自縛的弊病，故金人元好問有〈跋東坡和陶淵明飲酒詩後〉云：「東坡和陶，氣象祇是東坡，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東坡和陶〈飲酒〉第二十首之句），淵明決不能辨此。」顯然對自己的豪邁之氣頗難自掩，他很得意，還拿給子由和晁無咎看，結果無咎也跟著追和了二十首。

和〈飲酒二十首〉之後的第二年，一直迴護他的太后駕崩，先前「譏刺先朝」、「訕謗君上」的罪名再度降臨，於是，連落兩職，追奪一官，由定州謫至英州，再到惠州、儋州。顛沛流離的日子，使陶、柳二集成為他的南遷二友，（蘇軾〈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之二）尤其是陶淵明詩，儼然已為貶謫生活中最重要的慰藉，他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陶淵明那種渾然天成的美學多麼吸引人，何況創作過程本是一種心靈的沈澱，他在困頓的環境中，努力去體會和模擬陶淵明旁若無人的質樸。

紹聖二年（一〇九五），也就是謫惠州的第二年，於三月四日游白水佛跡巖歸來，聽兒子蘇過誦讀淵明〈歸田園居詩〉，和詩的念頭陡然再起，這時距揚州和陶詩已近三年，或許真是摧折人的環境使心情趨於恬淡，他不再追求工巧，故神韻反而接近陶詩。因此黃庭堅說：「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

與淵明無異。」陸游也說：「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于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紀昀在〈和歸田園居詩其三〉：「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句上批曰：「極平淡而有深味，神似陶公。」都指出蘇軾在心情和詩意上已接近陶淵明。至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的和陶詩已有一百零九篇，其弟蘇轍乃為之寫了一篇「引」，從此，《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遂成爲中國文學史上極特殊的「一組詩作」。

從蘇轍所寫〈和陶淵明詩引〉，知《和陶詩》是東坡生前就已編定。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東坡先生卒，次年，蘇轍遵囑書寫〈墓志銘〉，文末提及「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則《和陶詩》顯然已獨立成集，唯當時是否曾刊刻通行，實不得而知。由於北宋末年詔焚元祐黨人詩文集及印板，故北宋刊行的東坡諸集多已不存，今可見最早的著錄爲南宋高孝閔人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但比〈墓志銘〉多了《應詔集》十卷，成爲後世所稱東坡七集。

《文獻通考》卷三三五亦著錄，並引南宋人陳振孫語云：「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換言之，《和陶詩》有蜀本也有杭本；《文獻通考》卷二四八另著錄《和陶集》十卷，亦引陳氏（振孫）

語曰：「蘇氏兄弟追和，傳共注。」按宋黃巖孫編、元黃真仲重訂之《仙溪志》，知傳共爲傳權之子，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張九成榜特奏名，文詞秀拔，著有《東坡和陶詩解》，並曾爲族子傳幹所撰《注坡詞》作序，署名「竹溪散人傳共洪甫」，可惜傳注本《和陶詩解》早已失傳。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著錄《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二函四冊，前有蘇轍詩引，並借陳振孫語而稱：是軾《和陶集》宋時杭、蜀刊本皆有之，其在全集中係別爲四卷，原可單行。此本無校刊人名氏，似即從全集中抽出，且紙緻墨潤，實爲宋印之佳者。本朝崑山徐乾學藏本有印記，餘無考。

認爲係從全集抽出者，並非單行本，但此本也已不知所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內容包括陶淵明、蘇軾、蘇轍三人詩作，以淵明在前，和詩在後，並依和詩的先後次第編輯而成，但無蘇轍之〈和陶淵明詩引〉，原貯清宮學部圖書館。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左右雙欄，版心白口，雙魚尾，中縫上記大小字數，兩魚尾間刻「和陶（或東坡和陶）卷幾」，間有「庚子重刊」、「乙卯刊（或乙卯）」，係宋末重修補刊，版心下方標葉次和刻工名。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皆著錄《東坡先生後集》殘本，傅增湘著錄



卷三首葉 原刊 刻工名款



卷四第二十四葉 原刊 刻工申

有二，其一存卷四、五、六三卷，為繆荃孫舊物，後歸南潯劉承幹嘉業堂；其一存卷十、十一，皆云為黃州刊本，與潘氏藏本應屬同一版本，潘氏云：

繆藝風藏殘本是刻行款相同，尺度亦合，

惟彼為單邊，此則左右雙邊，微有差異，或版刻前後偶歧耳。版心記庚子重刊者十一葉，記乙卯刊者六葉，陰陽文不一。按南宋有三乙卯，一為高宗紹興五年，一為

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卷第三

時運 并序

淵明

時運游莫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

景獨遊欣慨交心

遙遙時運發長洲駛我春服薄意東郊
山澗常為子曉數宵有風自海翼披前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遠颺百景載欣載
痛心而言固一妙足舞莊一舞陶然自
延口中安能想清沂音冠齊紫明以路
我愛其靜恬又憚其懷味世遠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之其置花藥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橫床濁酒丰蔕黃唐莫遠獨在子

和并

子瞻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呈新若成自喜
祐寺遠入詩淵明詩云斯晨斯夕言息
其處似為子登也乃以其韻長工遠與
子別三年矣翠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
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君非一朝應不吾欺食此江郊
廢井已幾焉木千葉昔人伊何也其為

清遠而賦詩物象足以歸盡樂夫天命核

和并引

子瞻

子瞻讀吾昌化進和淵明歸去來詞五
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
歸云

歸去來兮吾方南望安得歸計江海之濱
淵明故有之懷悲流泥堵而愈深時電往
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惜
此生之何當惜寒暑之再交豈憂衰而念
君蓋得物而矣微我其甚區馳匪奔解
仰還家下帷園門落後輝缺堂空故存把
我天墜注之露蟾飲月露以洗心清街覆
而眩顛混客主以為一萍姑姑之相定知
盜竊之何有乃培門而折開窺園鏡以斗
照納萬象而中觀治邊井以晨澗清百泉
之夜還守靜操以自作時時躍而前相歸
去來兮請終老於撤游我先人之葬墟後
捨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學往來而無
事時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何

寧宗慶元二年，一為理宗寶祐三年；有二庚子，一為孝宗淳熙七年，一為理宗嘉熙四年，此已避光宗諱，則刊期必在紹興淳熙以後，而在寧理二宗之時。至刊版之地，則卷第二十八、九葉魚尾上有黃州二字，可無疑已。

國立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圖書館另藏《東坡先生奏議》殘本，與潘、傅二氏所藏《後集》殘本，無論版匡大小、行款版式或版心補刊之「庚子重刊」、「乙卯刊（或乙卯）」等字，皆與《和陶詩》相同，而且從刻工來看，《和陶詩》庚子重刊之刻工名有：華、李、辛、伸、沂、王沂、經、用、明、生、中、胡、何等；乙卯重刊之刻工名為：清、吉父、吳輔、宗、青、文、仁、劉、吳、熊、元等，與《後集》和《奏議》相同者多，則三者應同出一源。補刊時間按庚子重刊諱玄、殷、貞、完、慎字，乙卯刊諱至敦字，二者郭、廓皆不避，則《和陶詩》的補刊可能一在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一在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一一九五），約光宗剛即位，寧宗為太上皇之時，刊版地點為黃州。

至於不記補刊之葉，有兩種情形：一為原刊，但書葉極少，僅四、五葉而已，而且多已漫漶，亦有修補痕跡，其刻工署名「敖」或「申」，其中署「敖」者可見「完」字缺末筆，另一葉署「申」者則「眩」、「桓」二字缺末筆，故有學者認為可能最早刻於北宋欽宗，但由於沒有其他佐證，故很難成為定

論。另外則完全不署刻工姓名，應屬補刊年代最晚者。今從書風而觀，原刻字體端嚴渾厚，有歐體之風，庚子重刊與原刻相近，乙卯補刊之書風則較為纖弱細長，稍現稜角，其他版面清朗，筆畫勾勒鮮明者，雕梓的年代當最晚，已漸失去宋版風格。

是本《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是現存最完整的宋刻單行本，由於此書同時也刻了陶淵明詩及蘇轍之和詩，故對現存各種不同版本的《陶淵明集》和錄存有和陶詩的《樂城後集》，具有相當的校勘價值。

參考文獻

1.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一九七五。
2.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八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
3.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東坡詩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六三冊。
4. (金)王若虛，《滹南詩話》，收入(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原刊本。
5.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一四冊。
6. (清)于敏中等奉敕撰，《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七五冊。
7. (清)紀昀評點，《蘇文忠詩集》卷三十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同治八年韞玉山房刊本。
8.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三。
9.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
10.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香港：香港吳興記書局，一九七一。
11. 劉尚榮，《宋刊東坡和陶詩考》，收在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四川：巴蜀書社，一九八八，頁一四〇—一四三。